

我们时刻呼吸着的大众文化

金衡山

很多大众文化现象并不是自然而然地随着大工业化的进程而发生并发展的,相反,有不少大众文化往往发端于个体,尤其是个体的反抗行为。比如,牛仔裤,特别是被故意磨旧、打洞、截短后的牛仔裤。怪异着装、长发披肩在19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是部分青年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表示,这种充满个体怨怒情绪的象征很快被转化成了商品,你尽可以通过花钱购得这种象征物以表达你的怨恨。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大众文化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里已经得到人文研究学术界的很多关注,成为“文化研究”理论表现其魅力和力量的重要阵地。大众文化研究反过来可以深入体悟“文化研究”的含义,进而了解文化如何在大众也即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大众文化批评的路径其实是分析了由大众而社会再回到“大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的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而这种发挥也是让商品变成符号的过程。这是大众文化批评的认识意义所在。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俨然已经成为西方人文学术研究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其影响力自然也超越了边界,从西方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成为了一种“真切的全球运动”。超越边界不仅是指地域上的概念,也指学术领域的跨界,从文学研究到政治研究,从历史学科到社会学,从电影研究到人类学项目,“文化研究”到处都留下了其悠长的影子。除此之外,“文化研究”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大众的概念,大众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这些都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并由此反观“文化”的含义,从而体悟“文化研究”的用意。从这个意义而言,大众文化研究与批评实是起到了“文化”研究的排头兵的作用。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大背景出发,剖析“大众”的概念与含义,进而勾勒大众文化批评的路径,进而更好地认识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和意义所在。

大众文化无处不在。或许可以用一个极端比喻说明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时刻呼吸着大众文化,只是这是一个不充分的比喻,因为我们也被大众文化所呼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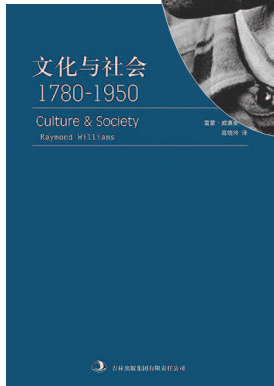
可以用两个英文字来表明大众文化与我们的紧密关系。



马修·阿诺德及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雷蒙德·威廉斯及其《文化与社会》



阿尔都塞



葛兰西



索绪尔

一个是ubiquitous,意为“无所不在”,另一个是“bombard”,意为“轰炸”。前一词是形容词,表示状态,后一个是动词,指示程度。大众文化与我们的关系便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轰炸”。

当你走进任何一家百货商店,当琳琅满目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你的眼帘时;当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路边的广告牌一个又一个与你“擦肩而过”时,当你打开电视找到你喜欢的节目正看得兴致勃勃,而又因为广告插播不得不暂歇一会儿;当你与你的伙伴们进入体育馆改造而成的音乐广场,手拿荧光棒为你崇拜的歌星不停地挥动高声尖叫时;当你每晚或每个周末一头扎进韩剧、美剧、日剧、中国当下的奇幻剧和现实剧或不管什么剧而身心皆忘时;当好莱坞或张艺谋、冯小刚、李安、陈可辛们的大片小片

遍布全城时;当人们在必胜客前饶有兴趣地排起长队时,当阿迪达斯的“没有不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已经不被看成广告语时……当人们对所有这一切像吃饭睡觉一样习以为常时,我们的生活也早已经被大众文化包围了,确切地说,应该是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不过,曾几何时,大众文化这个词并不为我们所熟悉。我们知晓的是另外一个相关词:“文化”。我们进学校,我们读课本,我们听老师讲课,我们受教育;我们受的教育的主要成分是“文化”,我们学文化,成为文化人,这里的“文化”似乎与大众的关系似有似无。

这个一直到现在为止依旧存在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是有深厚的渊源的。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大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在他的名著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里把文化大致定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言论(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known/said in the world)。阿诺德是有感于其时英国社会的道德式微,企图用“文化”来整治各种混杂思想,提供一种高屋建瓴的向心力。文化在他眼中是一种“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关于阿诺德的论述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8)。这么一种高度浓缩的“文化”一直以来确是成为了我们所受教育的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高雅文化”,并不一定指“又高,又雅”,而是说文化的有限度,即历史上承续和积淀下来的好的、优秀的精神基因,换言之,也就是经典。这种对文化的定义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千百年来人类精神生活的延续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的支撑。但是,另一方面,问题也出现了。其一,这种“文化”与当下似有脱节,其二,与日常生活也有隔阂(不管是表面的还是深层的)。文化究竟还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阿诺德的同胞,20世纪的英国文化批评大家雷蒙德·威廉斯在这个方面的论述给了我们诸多启发,在他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他指出“文化”一词的定义是在发展中的,其中一个意思是:“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文化’原来意指心灵状态或习惯,或者是指知识与道德活动的群体,现在变成也指整个生活方式。”从“心灵状态”和“知识和道德活动”到“生活方式”,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被大大扩大了,精神的知识活动,也即我们通常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与物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文化”的基础,而后者则应是涵盖日常生活与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于是,大众的内容自然成了“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众文化自然也是“文化”,而且更是社会、尤其是现当代社会中一个最为活跃的文化领域。

上述从阿诺德到威廉斯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其实也粗略勾勒了作为当代人文学科领域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学术研究趋向的“文化研究”的路径。兴起于威廉斯首倡的“文化唯物主义”,兴旺于五六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64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采用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方法研究文化、媒体等,开创了研究大众文化的新途径。对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开拓性的工作,同时又借助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

(下转6版) ➡